講義 三十一 三略

就

漢書門 類
二五二八 號
一三四 函
八 架
一七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五二八 號
一七 冊
二九九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10）
函號 299 212

漢書列傳廾十張良遊下邳圯上一老父直墮其履圯下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
乃強忍下取履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往父已先在去
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去後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来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済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怪之常習誦之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人与書者後
十三歳従高帝過済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
上冢伏臘祠黄石

施氏三略講義卷第三十一

三略

言三略者本太公兵法而謂之黄石公
三略者按前漢張子房授書之事老人
指穀城山下黄石以為已而其所授之
書乃太公兵法後世因而謂之黄石公
三略亦如詩本夫子所刪也後世謂之
毛詩以其出於毛萇之所訓也黄石公
三略其此意歟

淺草文庫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擥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軍國之勢所恃者賢與民耳非賢孰與謀非民孰與用法曰為國之道恃賢與民惟所恃者賢故必擥英雄之心惟所恃者民故必通志於衆欲擥英雄之心則必有以示其報賞祿有功所以示報也欲通志於衆則必同其情之好惡同其好則可以與

英

之成之同其惡則可以與之傾之我之所為民之所好也與之同之故可以成吾之事彼之所為民之所惡也與之同之故可以傾彼之國昔者武王之興十夫予翼此則英雄之心有所擥也崇德報功非以賞祿有功乎明誓所告此則通志於衆也迎師之民與之休息非以同其好乎倒戈之衆與之共馳非以同其惡乎惟同其好惡此所以能興周而滅商也後世光武中興

鄧禹説之於鄴有所謂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悦民心鄧禹之説不無得於此也

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三仁去而商亡二老歸而周熾百里用於秦而秦霸范増棄於楚而楚弱或得或失一興一亡不無明驗也況天下之人秉氣以生者皆欲得其所欲而遂其志軍法不云乎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則人之有志有孰不欲得其志此光武之於鄧禹所以有曰即如是何欲爲者蓋亦欲使之遂其所志也

老子三十六章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性理大全五十七或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説朱子曰他便揀便宜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徳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

底先占了若
這下則剛柔
寛猛各有用
時

而制其宜

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爲能制天下之至剛惟天下之至弱爲能馳騁天下之至強是則若無能爲者乃可以大有爲也若無所用者乃可以成其用也柔之與弱剛之與強一而二者也自其躰而言之則曰剛柔自其用而言之則曰強弱以柔視剛柔似非剛敵也而柔能制剛者以其若無能爲而後可以大有爲也以弱視強弱亦非

後漢書臧宮傳云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于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与楊虚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云云

強敵也而弱能制強者以其若無所用者乃可以成其用也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者也其於臧宮馬武之請却而不從亦嘗擧是以爲言而當時之稱光武者獨以謹厚名之茲非取其能有所制乎柔則不爭不爭而人服其悳足以感之也所以爲德若夫剛則易犯故爲賊焉弱則能下人故爲人所助強則敵者衆故爲怨所攻雖然剛柔強弱四者不可偏廢柔不徒柔也獨柔

則失之懦故柔有所設而剛復有所施弱
不徒弱也獨弱則失之怯故弱有所用而
強復有所加此無他其始若無能為者其
終必大有為其始若無所用者其終必見
於所用四者之用各有所宜兼是而隨宜
以制事可以有成矣方文王之導養時晦
若甚柔也而大勲所舉有所不憚其剛必
有所施也武王之師渡孟津若甚弱也而
熊羆之士奮于商郊其強又有所加也文

遷

武之君惟兼是而制之此所以能造周而
革商也謂之軍讖者軍讖古兵法之一書
也三略舉軍讖以為言以其古者之言然
也非己之私言也
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
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輙隨
智者見於未形故於端末未見人莫能知
之際而能知之其所以能知之者以其因
敵而察之也且天地之理神而明之冥於

造化之間若難知也然必與物推移即其所以推移者而求之天地神明之理可知矣時運春夏物以之生而天地冲和之氣於是乎盛時運秋冬物以之成而天地嚴凝之氣於是乎鍾天地雖神明即諸此而可知矣用兵之道亦猶是也變動之隆若難知也然必因敵而轉化兵有強弱有奇正其變固無常也其強弱所示奇正所施必因敵而後用是能因敵轉化也及其應

之也待之貴後故不爲事先彼動而後隨之法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兩陣之間故不先事而舉貴在於因敵而動蓋知造化之理有所寓則知用兵之機有所施天地造化之理雖神明然必有所寓故與物推移變動無常此用兵之機也機雖無常亦必有所施故因敵而轉化以是理明是機兵道盡矣然其用之也不可先事而興必因其動而隨之是又機有所待而因敵以

用也昔越之圖呉也呉未發而越先發范
蠡力言其不可越王不從卒以無功是則
事先不可爲也及呉爲伐齊之舉而蠡曰
而襲之兵能因而隨之乎
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寧定九
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
有莫大之能者有莫大之功惟能知事之
所舉與敵之所爲故能圖制其業而至於
無疆扶成其威而如振天下使八極之遠

各歸於匡正九夷之外亦可以寧定之茲
兵有莫大之功乎能有此謀則可以爲帝
王師而與之共創大業矣昔者張良之所
以造漢者大抵出於此書此所以能爲漢
運籌而立漢社稷也不然則何以有以三
寸舌爲帝者師之言
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
生聖人在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
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

膽而敵國服

以力制人者不若制之以心何則以力爭者人亦以力拒不無傷民也孰若守之於心而使民不傷其生者乎強者力也微者心也書曰道心惟微此心說也人皆知以力相攻故莫不貪強至於守之以心者亦寡矣故鮮能守微能守是心則兵革不興天下之有生者資是而以保其生矣聖人安得不存是心而以應天下之機乎是心也其操縱有術由是而推之可以不戰而收其成功矣其大也舒而散之可以滿四海及其卷而收之又且不盈乎懷抱之間何其小耶此無他操縱之術當然也其所以爲是術者初非他求也所以爲居守之道也居必以室宅今以心居故無待於室宅守必以城郭今以心守故無待於城郭雖藏之方寸之間而敵國自爾服矣舜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舜之所以守其心

也務惟守是必故好生之悳可以洽于民
而所在可以成都成邑何城郭宮室之有
耶舞干之間可以使有苗格其所服爲如
何耶

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弥光能弱能強其國彌
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所謂柔剛者德也亦所謂強弱者勢
也亦用也躰也所謂有異施故其效有異者以
是躰而充之以爲悳其效雖顯而未著故

能柔能剛者特可以使其國之彌光如所
謂不夜其光之光同以其光明而可見也
以是用而施之於勢則其效既明而且著
故能弱能強有可以使其國之弥彰如所
謂厥類惟彰之彰國以其光之甚而且彰
顯也自其所施者而求其所著者得無異
效乎若夫不知所以兼用之術不失之柔
弱必失之剛強一於柔弱者懦而不振故
其國必削一於剛強者堅而必折故其國

必亡此言失之一偏則必有弊也昔者文
王之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是。能剛也
故能光于四方此其彌光之效也武王之
退而示弱而熊羆之師復驅馳于商郊是
又能弱能強也故能廣文王之聲而立武
成之功非彌彰乎乃若魯之所爲則失。柔
弱齊之所爲則失之剛強故魯終以北面
事齊其削可知也而齊則一跌而遷亡非
亡國乎

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
四支則策無遺所適如支體相隨骨節相救
天道自然其巧無間
書曰后非賢罔乂則爲國者必以賢爲助
也又曰非民罔與守邦則爲國者必以民
爲本也信賢如腹心以其得人而爲之謀
也使民如四支者以其民之從之易也既
得賢以爲謀又得民以爲用不動則已一
有所用則其動有成功而舉無遺策也慮

多成則人服。故有所適之處。如支躰相隨。骨節相救。亦其勢之必然也。故謂之天道自然。其巧無間。巧而無間者。以其巧於爲國非人之所間也。傳有所謂吾無間然者。以其不能間與於其間也。或又謂其心既同。人不得而離間之也。如所謂人不能間於其父母昆弟之間同也。昔者高祖之興也。張良爲之運籌。陳平爲之出奇。高祖正以是而爲腹心。及入關之際。秦民大喜。三秦可傳檄而定。則民之從其所使。寧不如四支之易乎。故可守則守。雖堅固陵之壁。不以爲怯。可攻則攻。雖從坡下之戰不以爲躁。策之無遺。至於此一。有所適其誰不從乎

旨務　武經全書亦作百務

軍國之要。察衆心。施洧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說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

讒

廢之。横者挫之。滿者損之。皈者招之。服者活
之。降者脫之
軍國雖有異勢。而所治則無異理。何則以
其人均一心也。惟其人均一心。故必察衆
之心。而後洎務可得而施。夫人之常情好
安惡危。故危者必有以安之。昔裴行儉之
襲都支。道迷士飢。可謂危矣。行儉一祭而
衆乃安。非以安其危乎。樂則進。懼則退。亦
人之情也。故懼者必有以歡之。曹操進袁

紹。侯者白其騎之多。而曹公則志意自如。
非以歡其懼乎。叛逆者人之所共惡也。故
還之。猛獲奔秦。秦不之受。以其保之無益。
是能還其叛也。小嫌不足置胸中。故有寃
者必爲之原之。使得其平。任城王道宗爲
尉遲敬德所擊。目幾眇。而太宗因恩前世
功臣。以釋之。是能原其寃也。人有所訴。必
其情之不足也。故必致其察。王濬自以爲
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毎陳其攻伐之勞及

見狂之狀帝容恕之是能察其許也卑者或有可用必從而貴之許歷一言而趙奢拜為國尉是能貴其卑也強者易至於生事必有以抑之臧宮馬武撫劍抵掌馳志伊吾光武不與其請是能抑其強也人不可使有敵已者故敵者必殘之項王高帝之敵也垓下之役必欲殞其軀而後已是能殘其敵也貪者必欲趍其利故必有以豐之信布之徒貪者也而張良則請損關

東以予之所以豐之也人有所欲因而使之王翦請六十万人以擊荊秦王始不予而終必予之是使其欲也人畏則怯故必有以隱之滹沱之役河水流澌衆所畏也而王霸詭曰冰堅可渡是能隱其畏也人有謀可用則親而近之如鄧禹語光武以深慮遠圖光武常令之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是能近其謀也説言進則事敗故必覆而滅之太宗之世有男子上急變者太宗

立斬之是說者必覆滅之毀人者必損其
實故始雖信而終必復之人言陳平盗嫂
受金帝始雖信之而終復任之反者則不
循理故必有以廢之人言韓信反高祖輾
車以執之是廢之也人有横逆從而挫之
張敖不禮高帝而帝使人捕之是挫之也
滿者必自盈故當有以損之七國地大景
帝削之是損之也歸者必有以招之所以
懷之也光武命諸將以平定安進長安之

嫂

吏民是招之也服者不可殺必活之盆子
既服光武待以不死是也人既降則必與
脫其難高暉日越降光弼令與俱來是也
九此以上皆因衆必而施之也
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也之
地有異勢據其勢則必欲各盡其法固者
形勢之地可恃以爲固故必守之守之則
以城稱地以人稱城所以爲守也阨者阨
塞之地其地爲小故必有以塞之塞之則

必先盈之以待敵所以塞之也至於難則險難之地故必分兵以屯之屯之則欲使首尾相應烟火相及而後可以屯之也昔高祖之興漢也於成皐則塞之於太行則杜之於白馬津則守之凡若是者皆法其所以據之之盡也

獲城剖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

兵法廓地則分利故得人之利者不可以自有必分以予之使共其利獲人之城則剖以予之獲人之地則裂以分之獲人之財則散而畀之皆所以分其利也高祖之興也齊國雖大以王韓信趙國雖險以王張耳秦府雖多以委諸將凡若是者皆所以分其利而與之共之也

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緩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

網法曰變生兩陣之間故於敵動之際必有

以伺之。楚子與伯州犂登巢車。以望晉軍。所以伺其動也。法曰。以近待遠。則近者爲得勢。故必備之。吳漢與蘇茂旣戰。還營之際。可謂近矣。吳漢乃椎牛享士。使人倍其氣。所以備之也。法曰。強而避之。是強者不可敵。必有以下之而後可。王後之兵可謂強矣。而石勒則從而推戴之。是能下其強也。法曰。以佚待勞。是佚者不可近也。故必去之。司馬懿討文懿。阻遼以待之。可謂佚

矣。而司馬懿則弃之。而直擣襄平。是佚則去之也。法曰。毋恃其不來。吾有以待之。則敵之憑陵於巳者。不可無以待之。吳楚之兵之素號輕剽。及攻東南之際。亞夫使備西北。蓋欲以是而待其陵也。法曰。暴必以詐服。則以暴兵而加之者。吾當有謀以綏之。使不得逞其暴。入關之始。項羽欲伐高祖。是暴也。而高祖則使項梁以備他寇爲辭。是欲有以綏之也。法曰。以義治之之謂正。

敵悖則彼悖於正也彼悖於正吾則以義正之夏商之季皆悖也湯武之興皆以義正之也法曰親而離之敵之睦者是彼之情親也親而離之則其情睽矣武后與朱滔其始非不親也及存寛一説武后而朱滔無死所矣是能携其睦也既知所以應敵之道斯可以施制敵之術自敵動伺之而下皆所以應之也應之必有以制之故於是乎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故言過之

四綱羅之是又制之之術也蓋踐墨隨敵戰事乃可以決故其始則順其所舉而挫之使不得逞其志因其形勢而破之使不得施其力然兵有奇正正不獲意則權之以奇故又放言過之所以出其不意四綱羅之所以使之腹背受敵皆行倹之討都支也以其動安西之地連吐番之和行倹因得以順而因之以致其罰行倹知其勢之未可以全勝乃揚言駐軍偽示間暇此

所以放言過之及都支不設備乃召四鎮
酋長而爲討襲之計是又以四綱羅之也
制敵之術衍儉其得之矣順擧之說人或
謂所擧之順是兵以正擧也所擧者正則
彼服其罪而師出有名故可以因勢破之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爲
者則已有者則亡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
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
事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於爲之者事未

綱

必遂故既得之矣則不可以爲已有此無
心於取之也既居之則不可求所以守之
此無心於保之也惟其不有則其歸之也
必衆惟其不守則其勵之也必堅此豈有
心於求天下也則分爲千八百國其肯自
以爲己有乎其居之也則使之睦乃四隣
以藩王室其肯求所以守之乎拔人之城
不可則已久而拔之是有心也去民殘必
爲之立其君不立而取是有心也惟無心

於拔之則師至而人必降惟無心於取之
則刑擧而德復明是豈有心於伐人者耶
春秋之際楚以浹旬之閒而克三都則其
拔之豈以久耶鄭伯使公孫權奉許叔以
君許東偏是又立而不取之也天下之事
惟出於無心故爲之則已以明其義之所
出也有者則亡以其利之有所分也利既
分矣吾安知其利之所在吾不過總其權
而位於上以爲天子使彼士者則分其地

叔

而治之於下以爲諸侯夫如是故不勞於
守而其守也堅何以能堅其守以其使城
自保也惟不貪其利故其分之也均何以
能均其利以其使之自取也昔高祖得天
下之際捐數千里與豨布之徒封各四千
戶與趙之子弟高祖安知其利耶高祖之
所知者不過今日方知皇帝尊矣天下之
利非所知也韓信得齊則因而王之所以
使之自保也子房願留則因以封之所以

使之自取也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
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
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
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
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
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君與親均爲人之所歸也内則有親上則
有君親之所聚必原其本之所自君之所

尊必得其民之所往世之人皆能祖祖是
能推其本之所出而以明其親也鮮能下
下是不能得民而以爲民也周人之法有
所謂宗以族得民有祖必有宗宗之所以
能得民者以其能祖祖也至於下下而爲
君則必有君道者乃可以君之也若文王
之不侮武王之不遺是能下下也下下乃
可以爲君此文武之所以王也下下者務
耕桑不奪其時所以勸民以務本也薄賦

歛不匱其財所以寛民以足用也罕徭役
不使其勞所以舒民而以養其力也夫如
是則國可以富殖家可以娛樂既富庶矣
而不有以治之不幾於失其性乎故又選
士以司牧之所以化之也昔文王之在西
土也即康功田功所以教之務耕桑也以
庶邦惟正之供所以示其薄賦歛也靈臺
之作不日而成其徭役之罕又可知也文
王之所以治其國者如是而又得南宮括

散宜生之徒往來以迪彝教使文王之德
降于國人則所以司牧之者又得其士矣
夫所謂士者以其有英材雄略者也凡武
王之所任者皆其人也既得其人則敵國
可不戰而服故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國
之強弱不在於兵食而在於士彼國之士
既爲我所得宜其國窮也十夫予翼二老
既歸商人不復有國矣此所以能窮之也
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幹與本一

而二也本根也幹株也木以本而固以幹
而強有賢無民其本不固有民無賢其勢
不強賢者能強人之國故以韓言庶民能
固人之國故以本言傳有所謂公輔國之
棟梁則其爲國之幹也明矣書有所謂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則民國之本也又明矣
爲國之道恃賢與民故得其幹收其本而
可以使政行而無怨文王之興多士濟濟
此則得賢以爲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此

則得民以爲之本也發政施仁民樂其德
又何怨之有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
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
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
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兵不在兵而在所以用之者故用兵之要
必崇禮而重祿禮所以待下不可或苟必
崇之而後可祿所以賞功不可或輕必重

乏而後可。古者軍幕未辨而不言倦、軍食未熟而不言飢。所以崇禮也。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所以重祿也。古之人若是者非徒爾也。必有所致也。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蓋待之者隆則可以來其謀、養之者厚則可以激其節。禮崇而智士至、非以來其謀乎。祿重則義士輕死、非以激其節乎。昔者燕昭王築臺以禮郭隗、其禮爲甚崇也。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而四方賢士皆歸之、非智士至乎。漢高帝捐數千里以益信布之封、棄數千金以委陳平之用、其祿爲甚重也。故周苛以守城而陷、紀信以誑楚而亡、而酈食其亦不恤烹人之鼎、非義士輕死乎。故祿賢不愛財、所以厚其所待也。賞功不踰時、所以速其所報也。蓋祿重則義士輕死、所以祿賢不愛財。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所以賞功不踰時。待之者既厚、報之者既速則

下必并力爲上而敵固可削矣昔者唐太宗不惜玉帛以予秦瓊是祿賢不愛財也立賜仁貴金於行陣之間是賞功不踰時也夫如是故士樂爲用而群盗可除此其效也故夫用人之道不可以無爵祿爵所以勸之也蓋人孰無欲冨貴之心今而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可以副其心之所欲故士自來亦不可以無禮義禮義所以激之也蓋人孰無知廉恥之心今而接之以禮勸之以義則可以感其心之所爲故士死之昔高祖之於韓信也一見而授以太將軍印其於陳平也一聽而予以数千斤金則高祖之所以尊之贍之者至矣楚之諸將豈不背楚而歸漢乎將壇可設有所不辭縞素可爲有所不憚則高祖所以接之勵之者至矣周苛紀信之徒烏得不爲之死耶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

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弁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故爲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與之同共斯可以得其死力故敵可得而加穰苴唯與士卒平分糧食故能使病者求行爭奮以却燕晉之師田單惟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故能使怒自十倍以克燕師太抵馭衆有術則可以必勝志在愛人則可以安人兵有全勝此言馭之有術而可以必勝也敵有全因此言必乎愛人而可以安人也

帥

昔者呉起全勝六十四充國欲以全取勝此兵之全勝也穆子入鼓不戮一人李愬入蔡不殺一人此敵之全因也是以昔之善用兵者必有以得人之心人有饋一簞之醪者最爲微小而善將者不欲自享於己使投諸河與三軍共之以一簞之醪味一河之水固未甚可飲也而三軍感其無私故樂爲致死誠以滋味與己共也昔者越王之將兵也嘗有饋醪者使投之河以

與士卒共而會稽之役得以成功非其效歟故軍讖言井未達不言渇幕未弁不言倦竈未炊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此言將欲與士卒同勞苦共寒暑齊飢飽也其在尉繚子嘗言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歩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其在太公則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軍皆定次將乃就舎炊者皆熟

將乃就食是乃就食是乃軍讖之所載也
將惟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得
不謂之禮將將而不能服禮何以能下人
此所以謂之將禮也惟有禮以下人故不
惟與之安雖危亦可與之共惟有以得其
心故可以得其力是以其衆可合不可離
可用不可疲其所以然者以其恩素蓄謀
素和也蓋必有以感其心而後人思爲用
有以叶其心而後人樂爲用故曰蓄恩不

倦以一取万此無他其心有感則其力必
倍法不云乎以寡勝衆者恩也光武推赤
心置人腹其恩之所蓄亦不倦矣故雖三
千之兵可以挫尋邑之百万非一取万乎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
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
卒用命乃可越境
欲人有所畏則必有齊之之法欲功有所

成則必有馭之之法欲人力於進則必有帥之之法將之所以爲威者欲人之知所畏也然非齊之以號令則不可法曰修吾號令則所以爲威者非號令其可乎戰之所以全勝欲其功之有成也然非馭之以軍政則不可軍政者賞罰也軍政何以知其爲賞罰按左氏傳楚子伐呉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杜氏釋之曰不設賞罰之差則軍政之爲賞罰也明矣況下文言將無還

令賞罰必信則賞罰誠軍政之所寓也法曰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則欲有全勝之政者不可無軍政也至於使之力於進而輕於戰必其帥之有法故能使之用命也法曰士率用命則戰無強敵是用命而乃可以使之輕戰也昔李光弼北城之戰三麾至地所以爲号令也賞罰必當所以爲軍政也死生以之又所以使之用命也光弼惟備是三者所以能使之不敢仰視而

此城之役可以一擧而成功者皆其效也故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蓋令在必行權在必
用令而不還則令必行也賞罰必信則權
必用也如天如地言其可信如天地之不
易也夫天有風雷所以爲號令也雷不一
風不再而將無還令實似之天有陰陽所
以爲賞罰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將之
賞罰之信實似之取其有不易之理故可
以爲馭衆之術此如天如地所以可御人

也是亦光弼此城之号令賞罰也至於士
率用命則亦其所以馭之者有術故士率
用命而可以越境致戰此班超在西域之
際三十六人所以皆從司馬者用命也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故亂
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
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
疲弊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
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

陘

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總兵之權則在於將故統軍持勢者將也成戰之功則在於衆故制勝破敵者衆也強弱所示行陣所列皆將之所以統軍持勢也壘鋒陷陣戮力就列皆衆之所以制勝破敵也韓信井陘之役背水之陣旗鼓之設固信之權也至於死戰不可敗則衆之所爲也非信獨能也此制勝破敵所以

又在乎衆雖然料敵制勝上將之道而此以制勝破敵歸之衆者蓋將所以用衆而衆則爲將所用故制之之力在於衆而制之之術則在於將故法又曰將能制勝將固可以統軍也然亂將則何以使之保其軍衆固可以制勝也然乖衆則何以伐人以之攻城則不能拔人之城以之圖邑則不能廢人之邑二者既不可以立功宜其士力無所激而至於疲弊士力疲弊則將

與衆格故將孤而衆持以之守則無以自固以之戰則自至敗衂若是者徒兵也兵老老則人疲故將威不行將無威則何以馭衆此士卒所以輕刑士卒惟輕刑則必不可得而用所以失伍逃亡而敵人乘而敗之必矣此正邲之役晉餘師不能軍井陘之役趙將不能止其奔潰也

軍識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將惟能盡待下之道故可以作其敢爲之心恕已治人推惠施恩此良將待下之道也將之所以恕已而治人者以其能推已之所欲而以治人故勞苦寒暑必與之同推惠施恩者以其有恩惠以及人也以恩惠而及人則凡人之所不逮者吾皆有以恤之待之若是則士之感戴而思奮者宜

其力之可以日新也昔呉起善統軍者也廉平可以得士心則所以怨已待人有得矣吮疽可以得死率則所以推恵施恩者得矣夫如是故能使吏士不待令而奮者以萬數則其士力之新爲如何士力既日新矣則無所用而不可以之而戰則如風發以之而攻則如河決如風之發言其勢之震蕩也如河之決言其勢之奔突也惟其有不可禦之勢故爲或敢禦之人是以

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則其誰敢禦之耶昔岑彭之用兵馳至成都勢若風雨則其勢之不可禦也至使公孫述大驚而蜀兵爲之敗走則又孰敢當之而求勝之耶用兵若是固可以勝矣若夫以勇帥下者其兵尤不可敵也故有陣則先陷有城則先登是能以身先人也惟能帥之以身故其兵無敵而爲天下雄矣昔薛仁貴之爲將自恃驍悍著白衣以自標顯持戟

腰弓奮呼而前至使太宗喜勉將之得賊衆有奔潰之敗則其兵之雄爲如何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裡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震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

用賞者人之所欲而用罰者人所不得已故軍以賞爲表所以顯而示之於其外也以罰爲裏所以忍而藏之於其內也示之於外則可以使人之向慕藏之於內則使人知恥而不犯法曰明賞於前決罰於後前賞則使之慕後罰則抑之是亦表裏之意也又曰賞如山罰如谿山則易見谿則易避是亦表裏之說也昔湯之誓師也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賞必於祖以祖主乎陽所以顯之也戮必於社以社

主乎陰所以隱之也亦表裏之所寓也賞
罰明則將威行以其權足以馭人而人必
畏而從之也法曰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
武也是則刑賞明而後將威以之行也比
城之役刺賊者有賞不刺者有斬則賞罰
亦明矣三麾而死生以之軍中莫之敢仰
視則其威爲如何至於官人得則士卒服
此言將善擇吏而可以得士卒之心也于
儀所取得人見於幕府之六十人光弼所

部皆章章可稱則官人可謂得矣至使恩
信所結雖叛卒亦德之旗麾所指舉諸軍
無不奮則其士卒之服爲如何若夫所任
之賢則君善擇將也故可以警敵人之心
肅宗委子儀以河東之事則所任賢矣至
使吐蕃爲之去回紇爲之驚非敵國震乎
節度光弼於范陽則所任賢矣能使思明
爲之駭同華爲之遁非敵國震乎賢之有
益於人之國也如此故軍讖曰賢者所適

其前無敵以其兵之所指人必降伏而莫之敵是亦子儀光弼之所以勝也士可下不可驕者上之所以使之從所馭也驕則變生如後唐莊宗之兵驕而不可遏則兵驕爲大患也奚可哉將可樂而不可憂樂之則敢於進戰憂則怯矣如卓光之懼有敗衂而爲劉裕所敗則將憂大患也奚可哉謀之深則秘而莫知疑則無斷故可深不可疑昔諸葛亮謀多決少則疑矣士之所以不可驕者以其下不順必至於犯上矣將之所以不可憂者以其內外不相信必至於敗事矣謀之所以不可疑者以其已疑而敵奮必見奪於人矣凡此者皆其所不可也故以此攻伐則必致亂此法所以有亂軍引勝之說也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

難能制軍權

將者國家安危之所係也故爲國之命法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則將爲國之命也明矣將惟爲國之命故必能制勝者乃可以使國家安定是以吳漢隱若敵國李勣賢於長城得若人而用之何懼其不安定也其在軍識不獨能制勝也清靜平整受諫聽訟納人揉言知國俗圖山川表險難制軍權無所徃而不欲盡其能也清靜者將之所以定其心也平整者將之所以正其法也法有所謂靜以幽正以治者此清靜平整之說也諸葛亮開門埽洒彼其心蓋有得於清靜之能也戎陣整齊彼其法蓋有得於平整之能也能受諫則言無不從許歷一諫而趙奢用之以勝能受諫也能聽訟則爭者以息尉繚子言將理官是也能納人皆爲用李愬得秀琳李祐輩皆用之是能納人也能揉言

則能知時事昔人以童謠而取虢是也能知國俗則可以知敵之情陳湯知郅支情習外國事是能知國俗也能圖山川則知其道徑之所由鄧艾毎見高山太澤輙規畫軍營處所是能圖山川也能表險難則可以違其害矣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示形勢是能表險難也夫惟盡行軍之法故能司其權而居其任所以終之以能制軍權蓋惟能盡是數者之能乃能制軍之權柄而爲將也

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仁賢者臣也聖明者君也君臣之間所不同者分而所同者謀故仁賢之智即聖明之慮也負薪者賤者也廊廟者貴而在朝者也貴賤之間所不同者勢而所同者議故負薪之言即廊廟之語也取孫皓者羊祜之謀也而武帝之謀亦與之合

平淮蔡者憲宗之謀也而晉公之謀適與
帝合是則仁賢之智其與聖明之慮殆同
乎下謀矣戰城濮者晉之朝臣之議而與
人之誦亦與焉并虢公者童謠之言而晉
臣寔誦之是則負薪之言與廊廟之語殆
出乎一議矣智慮言語之間莫非古昔興
衰之事將之所宜聞也胡不觀之孫權以
書與呂蒙使之讀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
荅以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獵涉見

往事耳是則與衆之事將可不聞之乎
將者能思士如渇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
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
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
貪財則姦不禁内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
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
禍及國

人惟急於得人故人亦樂告以謀將思士
如渇以其急於得人此以得人爲急則人

之有謀者詎不以告乎昔者李愬之爲將
也惟誠待士則其思士之心亦功矣故士
良則献以禽秀琳之策秀琳則献以取李
祐之策非思士則策從焉若夫拒諫則失
士心故英雄散策不從則咈其謀故謀士
叛善惡同則功過無所分故功臣倦專已
則失於自用故下歸咎自伐則矜功故下
少功信讒則不專任故衆離心貪財則無
以律下故奸不禁内顧則下必化之故士

卒淫凡此八者皆將之過也有一則無以
壓人心故衆不服有二則無以爲下法故
軍無式有三則人不爲用故下奔北有四
則兵必敗故禍及國蓋言所失多則所害
大也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
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
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
無勢外闚内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奸會將

有此三者軍必敗
機在將不可不秘而所以致用則在乎心
之齊心在衆不可不齊而所以致戰則又
在乎勢之速謀之密是其機秘也衆之一
其心齊也攻之疾是其勢速也是三者其
序不能無先後也必先有以密其謀而後
士衆之心可得而一既有以一其心而用
之致戰又必致其疾法曰陰其謀密其機
則將謀必欲其密也又曰用衆在乎心一

則士衆必欲其一也又曰兵之情主速則
攻敵必欲其疾也昔張子房親得是書者
也觀其運籌帷幄之中是欲密其謀也與
天下共誅殺義帝者是欲一其心也及垓
下之戰援桴鳴鼓惟恐其後者是又欲疾
其攻也傳言張良受書老人且而讀之乃
太公兵法則其所學六韜三略驗於此矣
將謀所以欲密者以其密則人不能料故
可以息人之奸心不密則如馬邑之伏匈

奴覺之而去之矣士衆所以欲一者以其
一則人心不散故軍心結不一則爲淮淝
之衆一揮而亂莫止矣攻敵所以欲疾者
以其疾則人不及禦故備不及設不疲則
爲三年不下二城而反敗於甲畢矣軍惟
無此三者故其計必定而不爲所奪君夫
謀而泄則權不可用故軍無勢内爲外所
闚則人得以圖已故禍不可制財而入營
則人以爲貪故衆奸會將有此三者皆不

若

足以統軍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
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
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
之明誡也
法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是將不可
無慮也將既無慮則謀士不合故去之項
羽不用群策而陳平之徒皆背楚歸漢是
謀士去也法曰危之而恐者勇也是將不

可無勇也將既無勇則士氣不振故吏士
恐軍无懼有敗衂而士無鬪心是吏士恐
也法曰合於利而動是將不可妄動也將
既妄動則是不能持重也故軍不重趙括
出銳搏戰而四十萬之衆率降於秦是軍
不重也法曰將不可以慍致戰是將不可
以慍致戰是將不可或怒也將既迁易其
怒則怒非其正故軍危懼曹咎怒高祖之
辱己而舉軍渡汜率之敗走其懼可知也

是以軍識以慮與勇爲將所重以動與怒
爲將所用蓋兵之將用也必欲智與力以
兼資兵之既用也必欲機與氣而並得慮
即智也勇即力也動則有機怒則以氣智
雖能慮不可驟也必契其機而後動勇雖
有力不可挫也必激以怒而後進故慮與
勇爲將所將所重而動與怒則乃其所用
也昔者趙奢謂韓可救可謂能慮矣及其
用也則不敢妄動必待秦閒既遣然後卷

甲而趨是乃動而致用也吳漢嘗先登陷
陣可謂勇矣及其用也則必激其怒故激
怒軍士人倍其氣然後齊鼓而進是乃怒
以致用也慮與勇將之才也不可或闕故
爲將之所重動與怒乃所以制敵也故爲
將之所用是四者皆將之所不可忽故爲
將之明識
軍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
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

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
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
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
死
興師十万日費千金則財與賞軍之所不
可無也故無財則不能致之來無賞則不
能使之往古者賞功不踰時祿賢不愛財
此財與賞所以不可無也軍讖又曰香餌
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魚之

所以懸於鉤者以其爲香餌所誘也士之
所以死於上者以其爲重賞之所役也昔
者太公之鉤於渭濵也彼其意非爲鉤也
意有在也觀其荅文王曰以餌取魚魚可
殺以祿取人人可竭是則人之死於賞寧
不猶魚之懸於餌乎故禮者士之所歸賞
者士之所死蓋有以待下則人必慕有以
報下則人必勵禮所以待人也敬人者人
常敬之此士之所以歸之也賞所以報下
也貪其利者必弃其身此士之所以死也
法曰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人士輕死亦
此之謂也昔燕昭王築臺以禮郭隗是有
禮也而樂毅劇辛之徒皆歸之是歸其禮
也漢王捐數千金捐關東地是能賞也而
紀信周苛之徒皆死之是死其賞也又惟
歸於禮吾則盡其所以待之之禮所以招
之之也人惟死於賞吾則明其所以報之之
賞所以示之也旣有以來之則彼之有所

求有無不至矣禮與賞固可以得之也然
禮而後悔者是不能盡禮也故士不止於
此賞而後悔者是有所恪嗇也故士不可
得而使醴酒不設穆生是行非禮悔而士
不止乎刻印刓忍諸將背之非賞悔而士
不使乎惟其禮賞不倦則有以得人之心
故士爭爲之死

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
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則其勝可全

兵之所用者異則德之所感者亦殊興師
之國此兵之所擧也攻取之國此兵之所
加也興師之國以隆恩爲先務此言欲伐
人者必先以恩而感吾之士卒也攻取之
國以養民爲先務此言旣伐彼之國則必
養彼之民而以得其心也有以感吾之士
卒則吾之士卒必力於戰故吾兵雖寡可

以勝衆寡固不可以敵衆也而或可以勝
衆者以其有恩以感士卒之心也有以得
彼之民心則彼之人民必知所歸故吾勢
雖弱可以勝強弱固不可以敵強也而或
可以勝強者以其致養以得百姓之心也
昔者文武之興也方其西土脩德之際此
正興師之國也必發政施仁者所以隆恩
也及其武成集勲之際是為攻取之國也
必散財發粟者所以養民也惟能隆恩故

可以寡而勝衆以三千臣而克億兆之人
非以寡勝衆乎惟能養民故可以弱而勝
強由百里而王天下非以弱勝強乎是以
古者良將之於士也亦必欲有恩以及之
養士不易於身言以己同之也惟以身同
之則人必感激而思奮故雖三軍可使同
乎一心而其勝亦可以全矣田穰苴善養
士者也身與士卒平分粮食則所以養者
不易於身矣至使病者求行爭奮而晉師

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其三軍一心而
全勝可知也
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
其粮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
無軍旅之難而運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窮也
千里饋粮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
運粮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
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虚國虚則民貧
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謂
必潰
孫子曰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知校計索
情之說則知用兵之要必先於察敵也察
敵之道不過乎財用粮食強弱天地兵勢
虚實也蓋敵之所以能堅守者以其財食
之足也以其士衆之強也以其天地之得
也以其兵勢之實也苟爲不然則可克矣
袁紹據有益州之粟曹操則焚其積聚是
能視其倉庫而制之也公孫文懿食支一

年。司馬懿則以急攻取之。是能度其粮食而制之也。楚漢雌雄未決之時。韓信言雖強易弱。是能卜其強弱而制之也。仁貴知歳星在午。知烏海之險瘴。是皆察其天地之所在也。蕭銑以秋潦濤漲不設備。李靖因而乗水傳壘以往。是能伺其空隙之所在也。惟其所以察之者無一而不盡。所以制之之術。斯可得而施矣。若夫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粮者必其國虚也。古者有出戍之卒。則有轉輸之夫。今無軍旅而運粮。必其國虚也。民有菜色。必其無積聚而窮也。古者堯湯之世。水旱相仍。而民無菜色。以其備先具也。今無故而民有菜色。其窮可知也。且國之所以窮者。以其有師也。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轉輸之際。饋粮於千里。則民不足於農務。故民有飢色。樵蘇之民。隨後而爨。以供軍食。而食有不宿飽者。以其衆之難給也。師徒之

費。如是其難。則師良可安與乎。此李左車之告陳餘。絕韓信之糧道。所以舉此言。且運糧於百里之間。則國必無一年之食。二十百里則必無二年之食。三百里則必無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不可以無三年之蓄。今運糧三百里而無三年之食。則其國之虛可知也。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相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内。若是則不足以待敵矣。故是謂必潰。以其若是則必潰亂也。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此言上行下效。皆以暴虐為事。故上行虐則下必急刻。重其賦斂。以傷民財。酷其刑罰。以傷民命。夫如是則民無所措。而至於自相殘賊。若是之國。不亡何待。此則商之季世。秦之末年。其亡也必矣

軍讖曰内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顔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此言姦詐之人内實貪惏外示廉潔惟其外若廉潔故可以詐譽而取名竊公家之物以自為恩而施於民令上下皆昏而不獲以情通方且飾躬正顔詐為正士以取高官此盜臣也是為盜端此則魯之奸臣少正卯之徒之所為也

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

此言朋黨之為患黨同已者去異己者故各進所親姦枉者附己則招舉之仁賢者異己則抑挫之背公立私則其用心私而不公同位之間必不相和故相謗訕亂自此始故謂之亂源此則唐之中葉牛李之徒朋黨者之所為也

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内諠

諠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此言世俗之強大也其宗強大而又聚奸以為援雖無尊位其勢亦尊以此爍人故無不震小大皆然如葛藟之相連種恵立恩以摍其黨故奪在位權而於民則侵侮之國内雖諠譁不平而人臣畏之莫之敢言亂已立矣故謂之亂根此則漢之季世王氏擅權之禍也

軍讖曰世世作奸侵盗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奸

此言陪臣竊柄世世為奸侵盗縣官國之府庫之所司也進退求便利於己而不恤於公也委曲弄文所以欺下而罔上故以危其君此奸臣也故是謂國奸此則魯之三桓齊之陳氏也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咎

此言政無所統一故吏多民寡尊卑相若

強弱相虜下不知所從故遁相欺罔如是
而上之人亦莫之禁雖有君子亦將淪胥
而陷之矣國安得不受其咎此正晉之政
出多門而民無所適從是也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
在位國受其害
此言見賢必用見不肖必去苟或疑貳之
心生可用不用則賢者必退可去不去則
不肖者必滋宜其賢者隱蔽而不肖者在

位矣所任非人國必受其咎此則郭父老
言郭之所以亡也
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
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
此言強族之侵逼也本強而枝葉大則宗
族大而國微也比周居勢皆同惡相濟之
人卑賤陵貴則欺下而犯上也甚是之徒
久則必大而上不忍廢之此所以敗其國
此則魯之桓莊之族逼公室是也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

此言統軍不得其人故一軍皆訟引威自尊動違於衆言自用也無進無退苟然取容言不知進退而徒欲取容於國也惟專任故伐功有德者無所容而無功者或見述人無善惡同己者用彼惟不知所用故事必稽留而命令不通行矣造作苛政欲使人之畏己也變古變常自任其智也若用此人必不能成功故受禍殃此唐使梟朝恩爲監軍容所以王師無統也

軍讖曰奸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此言奸雄迎相推許以植黨與主爲之惑故其明以蔽交相稱譽而人主亦莫之弁

舊

故聰復爲之壅主既無所聞見而彼之奸雄日以逞矣故阿附所私雖有忠臣亦無所容所以能令主失忠此則唐之鄭訓鄭注之徒籠主蔽賢之禍也

故主察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奸雄乃遯主任臼齒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此言人君當審所觀聽明所取捨異言易以惑衆故主察異言則可以觀其事之始萌從而止之管蔡流言成王命周公誅之此能察異言而觀其萌也儒賢與奸雄勢不兩立君子進則小人退故主聘儒賢則奸雄乃遯漢任汲黯淮南寢謀此則儒賢用而奸雄遯也臼齒乃老臣也所謂故國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能任臼齒老臣則事無不理矣秦穆公不信蹇叔之言及敗於殽乃思黃髮之詢以罔愆過是任臼齒則万事理也岩穴之士無心於

求進故聘岩穴之士則可以得其實高宗得傅說於岩野之間一朝而置之左右三篇所陳無非治道之所寓可謂得其實矣負薪雖微而謀有可採故負薪所言卽廊廟之語宜其謀及負薪而功乃可述也此晋人所以採輿人之誦而以成城濮之功也有德者乃可以洽人心故不失人心者必其惠之洋溢也此朝覲謳歌獄訟所以歸之舜禹者德之所及也

施氏三略講義卷第三十一終

昌平坂學問所

林氏道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